



名家名画故事丛书

人民美术出版社

凡·高与《向日葵》

凡·高与《向日葵》

程小牧 著

Vincent

人民美术出版社

● 名家名画故事丛书

凡·高与《向日葵》

程小牧 著



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凡·高与《向日葵》/程小牧著.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2.6

(名家名画故事丛书)

ISBN 7-102-02560-2

I. 凡… II. 程… III. ①凡·高, V. (1853~1890)
—艺术评论②油画—鉴赏—荷兰—现代 IV. J2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2520 号

● 名家名画故事丛书

凡·高与《向日葵》

出版发行 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100735)

制 版 北京慕来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慕来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2002 年 6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张: 3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8.00 元

目录

• 引子	1
• 悲剧人生：孤独、疯狂与乌托邦	3
早年	3
朝圣者之途	6
上帝与艺术之间	10
巴黎的异乡人	15
陨落：阿尔大地的乌托邦	17
疯狂的劫数	26
• 天才艺术：后印象派与现代主义	32
后印象派：巴黎纪事	32
现代主义忧郁症	44
象征与表现之父	46
遗世独立的麦田	53
• 传世杰作：永远的《向日葵》	54
绚烂的生命图标	54
黄色梦魇	57
花落何方	60
可笑的市场	64
• 凡·高年表	67

引 子

文森特·凡·高（Vincent Van Gogh）是艺术史上最极端的人物之一，无论身世、性格、信仰还是艺术。他把生前潦倒与死后闻达的对比演绎到了极至，他谦卑、腼腆、天真，又狂放、怀疑、愤世，他曾是一位传播上帝福音的虔诚牧师，却最终成为基督教社会的叛逆者和弃儿。

凡·高说：“我的作品就是我的肉体 and 灵魂，为了它，我甘愿冒失去生命和理智的危险。”他的艺术生涯只有短短十年，在此之前他生活动荡。凡·高曾是画廊职员、教师、教士和牧师，浪迹海牙、伦敦、巴黎以及比利时最贫困的矿区伯利纳日。他对生命本能而狂热的虔诚、对自然与人类广博的爱及其天才的感受力一直备受压抑。直至1880年27岁时，他选择了艺术，抑或艺术选择了他，再至1890年37岁时，他因精神病发作而饮弹身亡。

或许真理的入口就是地狱的入口。一个窥见了世界最本质的美的人，必然要付出生命和理智的代价。当神性的力量、超自然的光辉、通灵的天分降临到一个平凡的生命上时，个体的悲剧和人类文化的演进就同时神秘地发生了。

他说：“要达到崇高的境界不仅仅是依靠感情的冲动，还要顽强地磨穿一堵把人们和他们已感觉到的、有能力达到的目标分隔开的铁窗。”凡·高如此表达了最终使他耗尽全部力量的内心斗争，他在用脆弱的头颅撞击上帝为人类设置的感官的极限、触摸和表现外部光色世界的极限。他没有被打垮，

虽然他的生命消逝了、理智摧毁了，但他的作品留了下来，并那样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认知、审美，甚至整个精神世界。他的作品看上去如此宁静、悠远，仿佛穿越了洪荒的时间之维，凝固在亘古无涯的永恒的存在之中，而这种感觉恰恰来自那极端的色彩、扭曲的线条、紧张、焦虑到濒临崩溃的图式的组合，这种巨大的矛盾和张力使他的画永远充满欲说还休的魅力。他那看似远离尘嚣的作品也恰恰最深切地反应了时代的焦虑，在那个传统学院派走向没落，古典主义由腐朽走向灭亡的年代，当自然主义小说和印象画派发出最后一丝灵光时，凡·高及时出现了。他与塞尚、高更对绘画艺术进行的全面探索，为20世纪艺术奠定了基础，开启了轰轰烈烈的现代主义运动。凡·高在艺术史上的位置和作用酷似尼采之于哲学史，他们站在世纪末的废墟上，精确地预言了下一个时代的图景，几乎后世所有的主义与流派都能在他们身上找到技术性渊源或精神支持。

凡高一直与主流社会和艺术圈子保持距离。在巴黎与印象派接触的短短两年时间里，在热闹的沙龙和展览会中，他总是笨拙、沉默、无所适从。他从不迎合任何人、任何观念，他只是谦虚诚挚地学习和改变，用自己的智慧和敏感创造了一个独立的世界，一个完满自足的精神、表象和技法的世界。这种独立的代价便是孤独，伴其短暂一生的彻骨的孤独。

大师往往不是被漠视，就是被过多地谈论。凡·高生前的凄凉被淹没在后世廉价的赞誉与追捧中。在凡·高的《向日葵》拍卖记录变成一连串艺术市场的符号时，我们离凡·高的精神已是如此遥远。

悲剧人生：孤独、疯狂与乌托邦

早 年

文森特·凡·高于1853年出生于荷兰北部布拉邦特省津德尔特的一个新教牧师家庭。父亲提奥多鲁斯是个沉默寡言、富于理智的人，过着宁静而又热情的生活，忠于自己的家庭和教民。在漫长的牧师生涯中，他从一个教区搬到另一个教区，用坚毅和耐性弥补了他的腼腆和感召力的不足。母亲安娜对于内向的丈夫是个很好的平衡，她活泼、开朗，颇具艺术天分。像凡·高一样，她喜爱花卉静物，常用铅笔描绘一些野花，用水彩画一些经过精心摆放的静物。他们养育了6个孩子，凡·高是最让他们疼爱、也最令他们忧愁的长子。凡·高奇异的性格说不清源自何处，但父母还是对他们的儿子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后来曾有许多年，凡·高一直是位有报负的传教士，直至去世前仅仅10年，他才彻底放弃了宗教，成为一名画家。

和津德尔特的麦田一样，凡·高的早期教育也散发出浓厚的乡村泥土气息。8岁那年，他被父母送往津德尔特当地的村小学，可一年之后，因校长酗酒便辍学回家，在父母指导下自学。直到11岁那年，他被送往25公里之外的泽芬贝亨村，在那里的简·普罗维利私人膳宿学校注册就读。后人要感谢这所学校，因为这里开设的课程包括英、法、德三种语

言，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造就了人们今天所知的凡·高。在该校的学习，使得凡·高最终能像荷兰母语一样熟练地运用法语和英语，德语也达到相当的实际运用水平。凭借着这些语言，凡·高益发沉溺于他本来就十分着迷的宗教和文学性阅读，为他后来数量惊人的书信写作奠定了丰富的语言条件。

1866年，13岁的凡·高顺利结束了在普罗维利私人寄宿学校的学习。同年9月，他被送往北布拉邦特中心城市蒂尔堡，在那里的威廉二世国王公立学校注册学习。那是当时一所极为开明的学校，它的创建人和首任校长F·菲尔斯锐意革新，延聘了一大批高标准、有教养的教师，形成了自由宽松的学校环境和浓厚的学习气氛。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该校每周36节课时中，艺术课时居然高达4节，而且学校还花费不少的资金购入绘画大师们画作的复制品，供学生们观赏学习。

这当然要归功于菲尔斯校长的努力，他希望他所领导的学校有朝一日成为荷兰国家艺术教育中心。艺术课教师C·C·胡斯曼是一位已在巴黎赢得声誉的画家，他为学生们编写了素描教材，不仅按照当时荷兰教育大法的规定教授透视课，而且率先领导新潮流，开设了一间相当规模的画室。更令人欣慰的是，在晴朗的日子里，他还带领学生们外出写生。在各门艺术课程中，除了透视课，凡·高都取得了一流的成绩。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无论胡斯曼怎样努力指导，凡·高总是无法掌握透视法；这一点在他日后的画作中有着明显的表现。

中学毕业即16岁时，通过叔叔的关系，凡·高进入古比尔画店当店员。他有两个叔叔都是画商，这家画店正是他叔叔出让给总部设在巴黎的古比尔画店。古比尔在西欧各地设有分店，所以凡·高先后在海牙、伦敦和巴黎工作过。在伦敦工作时，他经历了苦涩的初恋，他爱上了房东的女儿欧仁

妮·卢瓦耶，并向她求婚，但遭到拒绝。变化无常、神经质和过分真诚的性格使他第一次感到失败和绝望，他陷入极度的痛苦，立即搬下所有的行李，搬离了这个住处。这是他不幸的爱情史的起点，也是他的性情、行为日趋古怪的开端。在给家人的几封信中，他只字未提他的单相思，却大段地引用《圣经》内容，还写下了几行晦涩难解的诗句，隐约显露出他逐渐滋生的宗教狂热情绪。

1875年，他离开伦敦被派驻巴黎，很快就被卷进了以巴黎为中心的新思想的浪潮中。他阅读所能看到的一切书籍，参观大大小小的美术馆，并潜心研读《圣经》。凡·高嗜书如命，具有思想家和学者的气质，他通晓英、德、法文，偏好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哲学、古典戏剧和自然主义小说。他恐怕是艺术史上最热爱书籍的艺术家之一，连见多识广的提奥也十分钦佩哥哥的博学，称他是哲学家。对于经营，凡·高却天生格格不入，他在日常事物中总是显得那么迟钝、幼稚、缺乏计谋，以至于和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本身相抵触。他经常和那些机灵奸滑的同事们吵架，并屡次劝告顾客不要购买自己店里那些标价昂贵却艺术价值低劣的画，他甚至毫无顾忌地说：“艺术品的买卖完全是一种巧妙的盗窃！”在给弟弟提奥的信中，凡·高写道：“人来到世上，不仅仅是为了享受快乐，甚至也不能仅仅停留于诚实。人来到世上，应当为人类做些大事，应当争取崇高，克服粗俗，这种粗俗几乎阻挠着每个人的生存。”凡·高与提奥的深厚情谊对前者的一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提奥作为凡·高惟一的知己、生活资助者和经纪人被写入了艺术史。凡·高写给他的约650封书信全面记录了前者卓越的艺术思想、心灵历程、情感遭遇和生活琐事，成为研究凡·高最宝贵的资料。

1875年圣诞，凡·高擅自离开公司回荷兰埃滕父母处度

假。新年伊始，他回到公司，老板对他大发雷霆，他却平静地提出了辞职。叔叔也无法阻挡侄子的选择，只是设法让他继续干了3个月，直到1876年4月1日，凡·高长达6年的画商生涯陡然终止。他给提奥的信中说道：“苹果成熟时，一缕微风也能将它从枝头吹落。我的情况正是如此。”随后的4年，凡·高全身心投入到了宗教事业中，这段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将更严重而持久地损害了他的精神和身体健康。



凡高13岁的照片，
已带有神经质的忧虑表情

朝圣者之途

4年多时间里，凡·高先后在3个国家5个城市生活，他在肉体 and 心灵上经历着双重漂流，力图认识那个他从未正视过的贫穷而令人绝望的世界。当他在伦敦东区首次遭遇那一

世界时，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这个城市曾给他失恋的重创，也让他发现了深深吸引他的蒙胧的理想。19世纪急速的工业化进程使伦敦这一世界工业中心率先暴露出资本主义的野蛮和工业文明的深刻危机，以及暴力、压迫、不公正和人性的沦丧。虽然在每一个地方，包括祖国荷兰的那些幽静的乡村，都存在着贫困，但从未像伦敦底层的贫困这样令敏感的凡·高震惊。他通过伦敦报纸的招聘启示，找到了一份寄宿学校的教师工作，即在学校教授《圣经》，并在当地卫理工会牧师的恩准下，开始布道。由于全神贯注于宗教，凡·高越发忽略自己的健康，甚至故意节食，部分是为了省钱，但更是为了惩戒自己，苦修教义。他认为吃饭会打断思路，破坏咖啡提供给他的那种清醒意识。他身材高大，食量却极少，这种对基本饮食的忽略发展到后来，终于动摇了他身体和精神健康的基础。

1876年，凡·高回家过圣诞节时，父母见他如此憔悴，极为惊讶，并坚持不让他回英国。叔叔再次出面，为他在荷兰多德雷赫特一家书店谋得一份差使，但凡·高根本无心售书，正像他无心卖画一样。多年之后，书店经理的儿子回忆道，凡·高偷偷利用工作时间，将荷兰文《圣经》译成法文、德文和英文，使用的是四栏式稿纸。他同样专注于另一爱好，经理的儿子写道：“画一些傻乎乎的钢笔和墨水画，一棵长着许多树枝、树杈和细枝的小树。”书店主人不到4个月就解雇了他。这一时期，他在多德雷赫特的室友，一个名叫利约茨的中学教师为他勾勒了一幅比较生动的画像：

“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有着一副独一无二的外表，身体健壮，红发直竖，面容朴实而自然，脸上长满了雀斑。兴高采烈时，脸上常常露出美妙的喜色，言行举止总是惹人发笑，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及他

的生活方式、他的一切都和常人迥然不同。饭桌上，他会久久地祷告，吃起饭来则像个忏悔的修道士，例如肉、肉汁等都不吃。那时，他总是一副出神的样子——沉思，严峻，忧伤。但笑时，笑得那么开心、那么陶醉，整个脸都光彩熠熠。”

此时，凡·高已经 24 岁，他决定像父亲一样当名牧师。回到埃滕，父母对儿子的想法表示赞同，并认定儿子应该去阿姆斯特丹接受神学教育。1877 年 5 月凡·高搬到这个大港口城市，请学者门德斯·达科斯特做家庭教师，辅导他准备神学院的入学考试。但很快，凡·高又陷入了困境，他受不了那些枯燥的希腊文动词变位，他搞不懂这些僵死的知识对传播福音、解救困苦的人有什么帮助。他相信惩戒与苦修对灵魂的救赎，他要经历和穷人同样的痛苦。达科斯回忆道：“他就在床上放一根棍子，痛打自己的后背；而每当确信自己无权在床上过夜，他就悄悄溜到屋外，睡到小木屋的地板上，没有床和毯子。隆冬时节，他更喜欢那么做。”

经过 14 个月的努力，凡·高终于放弃了考试，怀揣父亲给他的微薄的钱，于 1878 年圣诞前后，动身前往比利时南部一个叫博里纳日的贫困矿区，恐怕再也没有比这里更悲惨的地方能满足他的救助穷人的宗教理想了。他在社区中心开办了一个圣经班，向矿工及其家属传教。他帮助照顾那些在频频发生的塌方和瓦斯爆炸中受伤的矿工，以及那些呼吸含硫烟雾而中毒的人们。面对在最骇人听闻的条件下苦苦挣扎的矿工和矿井深处往马车上装煤的儿童，他画下了一幅幅速写。他的诚挚打动了布鲁塞尔的教会组织，他们决定临时任命他为试用传教士，限期半年，月薪只相当 10 美元。没过多久，他的宗教狂热开始超乎理智，他对《新约》戒律的理解严酷

得近乎可笑，尤其是“拿出你的所有，分给贫穷百姓”等律条。他抛弃了原先的衣装，套上麻袋布衬衫和褴褛的军衣，脸上留着煤灰，搬出了在面包师租住的房间，开始在棚户的地上过夜；他还固执地劝导他的教民选择这样的生活。教会针对他的“过度热情”进行了讨论，要求他按正常方式行事，却遭到他严肃的拒绝。他终于被解职，陷入了一生中几乎最黑暗困顿的时期。几个月里，生活的窘迫，精神上忧郁茫然及沿街流浪的痛苦交相袭来。提奥为哥哥的处境忧心忡忡，他专程赶到偏僻的矿区，催促哥哥立即放弃这种非人的生活，选择一个健康的职业。那时的提奥已是个声明显赫的青年画商。在欧文·斯通著名的传记里，记录了这次辛酸的聚会，当衣着华贵、气宇轩昂的提奥脚踏着矿区肮脏的土地，见到他热爱敬仰的哥哥如此憔悴、精神恍惚、形同乞丐时，禁不住泪如雨下。好奇的小镇贫民永远也想不到，这位陌生的阔绰绅士就是那个潦倒的古怪男子的亲兄弟。一番激烈的辩驳，心急如焚的提奥盛怒之下指责固执的凡·高“所过的生活不过是游手好闲的借口”，凡·高听罢悲痛欲绝，也终于从虚幻的宗教理想中惊醒。

为了从失败中挽回一些信心，凡·高又做了一番努力，他前往布鲁塞尔争取恢复教职。上路时他背上了画夹，描绘了一些沿途的风景，这似乎是他从宗教走向艺术的先兆。在布鲁塞尔，他的努力毫无结果，秋天，他又回到了博里纳日，隐居在荒凉的小镇。冬季将临，他不名一文，前途暗淡至极。多年以来，他一直定期给提奥写信。但在1879年10月15日之后的10个月间，他音讯全无，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是怎样熬过冬天的，无论身体上还是感情上，因为那段时间，他似乎经历了一场严重的精神崩溃。第二年夏天，当他终于打破沉默时，对那场灾难只是含糊地写道：“对于鸟儿来说，这是多好

的换羽的季节啊，但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却是那么艰难和不幸……你可以闭门不出，也可以改头换面，但无法在大庭广众中进行。所以，惟一能做的就是隐藏自己。”

上帝与艺术之间

可怕的隆冬时节，凡·高曾去拜访朱利斯·布勒东——他在古比尔公司邂逅的一位法国诗人和画家。布勒东居住的库离耶尔村距博里纳日约45英里。天寒地冻，凡·高身上仅剩10个法郎，他竟然徒步前往，一种神秘的力量让他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这次旅程，他似乎肩负着一项奇异的使命，一项连他自己都解释不清的使命。现在看来，这完全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从它戏剧性的收场可以窥见它的隐秘性质：当凡·高历尽风餐露宿之苦，来到布勒东的工作室门前时，一种教会般正统规范的气息令他不寒而栗，他竟无声地转过身来，又走回了博里纳日，一生再也没有见过布勒东。当他步履蹒跚地跌倒在自己那摇摇欲坠的栖息棚户时，他已筋疲力尽，但内心却生机涌动。他对提奥描述道：“我将在绝望中拿起遗弃的画笔……从那一刻起，我仿佛觉得一切都改变了模样。”夏天来临之际，凡·高果然改变了，他似乎刚刚穿过一个自造的炼狱，达到了某种澄明的境界，一种狂热的宗教情感和蓬勃的艺术思想交织而成的境界。他在1880年7月给提奥的信中写道：“举个例子吧，有人热爱伦伯朗，但认真地讲，谁若真的理解了那些伟大严肃的大师在其杰作中表达的东西，谁就会明白只要存在着上帝，谁就必然会笃信上帝。一些人在书中写出这一点，而另一些人则通过绘画表达。”这是他由

宗教救赎走向艺术救赎的起点。这一思想演变，我们可以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到海德格尔呼唤“诗意地栖居”、宣称“艺术使人生值得一过”中找到哲学上的呼应。凡·高敏锐的天才令他率先以个体生命印证了这一人类精神史的裂变与转折。

1880年夏天，凡·高在博里纳日一位矿工的小屋里布置了第一个画室，开始临摹提奥寄来的画片。这时他27岁，在绘画上起步很晚。在随之而来的几年时间里，他画了数以百计草图，临摹了众多古今大师的作品。1881年4月，由于不断的拮据，他被迫搬回埃滕，和父母同住。由于宗教观念开始分歧，凡·高和父亲的关系日益紧张，父亲对他变换无常的生活选择深表不满。他写信告诉提奥，“我谁也不怨，因为很少有人理解艺术家的所作所为”。同样，也很少有人理解恋人的所作所为——在埃滕，又一场感情灾难发生了，再度重创了凡·高脆弱的神经。这一回，凡·高爱上了自己的表姐凯·沃丝，一位带着4岁儿子的年轻孀妇。凯端庄典雅，出身书香世家，对文学艺术有着良好的修养与见识，在她身上，凡·高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灵魂的吸引，相比之下他的初恋情人欧仁妮显得是那么幼稚粗浅。他把凯作为偶像般地崇拜与热爱着，虽然一厢情愿，却如此深沉而炽烈。人生中处处败笔，凡·高对失败极其敏感和恐惧，在表达感情时他非常怯懦。开始，他通过对孩子的亲近来示意母亲，但凯对此毫无察觉，尽管她对凡·高充满亲人的温情；无奈，凡·高只得在一次田野写生后，激动地对陪伴他的凯表白心曲，凯大惊失色，对亡夫的爱让她早已决定终身不嫁，她本能地挣脱逃跑。当凡·高再次紧紧抱住她时，她大哭道：“不，绝不，绝不！”这来自地狱般的末日审判几乎击垮了凡·高的整个世界。凯逃回阿姆斯特丹的父母家后，凡·高继续病态固执

地给她写信。他对提奥倾诉到：“爱是如此纯洁、强烈，如此地真实，要恋人收回自己的爱，就像要他夺走自己的生命一样，绝不可能。”在这种疯狂力量的驱使下，他紧随凯来到阿姆斯特丹，迎接他的是更大的悲剧。他傍晚时分来到姨母家，姨夫姨母严厉地告诉他，他不能见他们的女儿；凡·高竟将手伸进油灯的火焰里，并说如果他能承受这种灼痛，姨夫就非得让他和凯谈谈不可。滋滋的炙烤声和皮肤焦糊的气味立即在房间里弥漫开，肉体的折磨让心灵的悲痛更加冷静和清晰；姨夫姨母吓得目瞪口呆，随后才慌忙吹灭了油灯。凡·高终究也没有见到他的爱人。被赶出家门后，他在深夜的阿姆斯特丹凄冷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走，手背的创口像一口黑色的枯井，他已毫无知觉。

返回埃滕的途中，凡·高在海牙停留了几天，出于某种抱复心理或绝望的哀伤，他结识了一个名叫克里斯蒂·玛利亚·胡克妮尔的妓女，并请他为自己当模特儿。爱情的挫折与对宗教组织的失望同时发生，虽然他曾那样狂热地为教会工作着，但圣诞节回埃滕时，他当着虔诚的父亲的面，痛骂“整个教会体系令人作呕”。他在海牙定居下来，并受到他的远房亲戚、海牙美术学校教师安东·毛威的接待。

克里斯蒂嗜酒、抽烟、粗鲁、青春已逝，相貌不美，养着一群孩子并怀有身孕。她患有淋病，很快就将此病传染给了凡·高，但就是从她身上凡·高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情。他为她创作了油画《悲伤》，画中那个沮丧、绝望、驼背的女性裸体弥漫着无边的哀伤和人类的悲剧气息，他要在这个最不值得爱的女人身上倾注他所能给予的全部的爱。在给提奥的信中，他诉说道：“一个怀孕的女人，被使他怀孕的男人遗弃了，在冬天的街上来来去去地讨饭，你明白是什么样的滋味。我雇这个女人做模特儿，整个冬天都画她。我不

能够付给她足够的工资，但为她付了房租，并且感谢上帝，我能够到现在为止，保护她与她的孩子，使她们不受冻挨饿。”“提奥，我想娶这个女人，我爱她，她爱我。我要尝试一下家庭生活的苦乐，以便按照我自己的体验去画它。认识了人间的各种偏见后，我懂得了，我必须做的事就是脱离我自己的阶级，这个阶级很早之前就已经下决心要把我排挤出去。”但20个月的努力终于让他领悟到个人的爱是无济于事的，只有人类和上帝的爱才能永恒，他心灰意冷地与克里斯蒂分开了。

经历多次人生挫折后，凡·高终于踏上了职业画家之路，他的不幸也因他的艺术追求而愈演愈烈。搬到海牙后不久，他给提奥写信道：

“我希望你能清楚地理解我的艺术观。我的希望和目标都极其困难……我希望能画出打动一些人的作品，无论在人物形象上，还是在风景画中，我都希望表现真正的悲哀，而非感情上的忧愁……在大多数人眼里，我是什么？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或一个性情乖僻、难以相处的人，一个现在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被承认的人，简而言之，最最低贱的人。很好，那么，我正想通过我的画来表现这样一个古怪者、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的内心世界，这便是我的抱负。不管怎样，这一抱负更多地是建立在爱、而非愤怒之上。”

凡·高跟毛威学习了油画技巧，但很快就产生了观念上的分歧。1883年12月，他来到荷兰小镇纳南，在那里一直住到1885年。也是在这一时期，凡·高创作出了第一批独具特色的绘画作品，这其中就有传世名作《吃土豆的人》（1885）。此时凡高继承了荷兰传统画风，用色晦暗，造型滞重，主题大多是农民生活、荒凉的田野和粗陋的静物。自然、麦田、生